

[法] 席里尔·迪翁 著

蒋枋栖 译

人类的明天

DEMAIN

UN NOUVEAU MONDE

EN MARCHÉ

CYRIL DION



[法] 席里尔·迪翁 著

蒋枋栖 译

人类的明天



DEMAIN



UN NOUVEAU MONDE

EN MARCHE

CYRIL DION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类的明天 / (法) 席里尔·迪翁著 ; 蒋枋栖译 .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8

ISBN 978-7-5596-1699-9

I. ①人… II. ①席… ②蒋… III. ①世界史—普及
读物②地理—世界—普及读物 IV. ①K109 ②K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51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7-6989号

Original title: *Demain: Un nouveau monde en marche* by Cyril Dion
©Actes Sud, France 2015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www.divas-books.com).

人类的明天

作 者: [法] 席里尔·迪翁 著

蒋枋栖 译

策划编辑: 第五婷婷 黄宁群

责任编辑: 牛炜征

封面设计: 韩 笑

版式设计: 杨兴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0 千字 88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11.75 印张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1699-9

定价: 8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8423599

Demain
un nouveau monde en marche





更多可能^①

当今社会面临着显而易见的深刻危机。生态失衡、社会排斥^②、对自然资源毫无节制的开发、对利益丧失人性的疯狂追求、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

然而，在世界各地，一些怀揣着创新概念的人们已经行动起来，致力于创造新的未来图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存在的，一些前所未有的主张正在五洲四海诞生。虽然它们施行的范围很小，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引导一场真正的社会转型。

①原文为 *Domaine du possible*，系列丛书名称。（关于书中注释的说明：每章末尾为作者原注，随文脚注为编者所加。）

②指对社会中某些群体或地区的孤立、贬低。

目录 | Contents

引言 1

出发 11

14 斯坦福大学：震颤背后

15 与伊丽莎白·海德利和安东尼·巴诺斯基的会面

23 与勒斯特·布朗的会面

一、明天的食物

34 （一）昨日历史：与奥利维耶·德舒特的会面

44 （二）让生产回归本土：都市农业探险

69 （三）别样的生产方式：朴门永续农业的奇迹

79 （四）农业新篇章

二、明天的能源

- 85 (一) 昨日历史: 与提耶里·萨洛蒙的会面
- 98 (二) 可再生的岛屿
- 110 (三) 哥本哈根: 首个二氧化碳排放达到碳平衡的首都
- 120 (四) 马尔默: 未来的生态街区
- 128 (五) 与扬·盖尔的会面
- 138 (六) 没有垃圾的城市: 旧金山的史诗

三、明天的经济

- 155 (一) 昨日历史: 与皮埃尔·拉比的会面
- 166 (二) 珀西口: 环保型生产模式更节约成本
- 179 (三) 货币: 从单一到多样化
- 217 (四) 本地优先!
- 235 (五) 修理、重复使用、自己制作: Makers 运动
- 241 (六) 走向分散型的共享经济: 与杰里米·里夫金的会面

四、明天的社会

- 258 (一) 昨日历史: 与大卫·凡瑞布鲁克的会面
- 272 (二) 冰岛革命: 公民对抗金融, 历史上第一部众包宪法
- 285 (三) 库坦巴干村: 公民自治
- 300 (四) 与凡达娜·希娃的会面: 遵从最高法则

五、明天的教育

- 314 (一) 昨日历史
- 320 (二) 每个学生都重要: 芬兰的教育

六、从今天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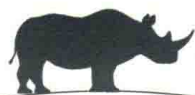
- 338 与罗伯·霍普金斯会面

结语 349

致谢 358



引言



2012年7月27日。清早。我和家人借宿在一间阁楼里。我凝视着阁楼的木板。睡意未退，炎热袭来，我有些头昏脑涨，身体渴望呼吸。我轻轻起身，套上几件衣服，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大自然的味道如此美妙。我裸着脚，小步穿行在茂盛的青草间。成千上万只昆虫在灌木丛周围穿梭交错。我沐浴在白昼的第一缕光辉中，身心惬意悠然。

我们正在表亲家的农场度假，最近这里转型为生态农业。牧场的篱笆后面，奶牛、家猪和牧马正踏着如茵绿草。我穿上鞋，走了将近1个小时，去感受一种安身于丛林中、树木间、池沼边的，稠密而宁静的生活。

我回到阁楼，打开电脑了解时事。在《世界报》的网站上，我注意到一篇标题非同寻常的文章，就在热门文章这一分类的最顶端：《2100，地球末日？》。这是“环境”专栏记者奥黛丽·贾丽科发表的一篇博文。经过浏览和细读，我明白了它要揭示的是，从现在起至未来的几十年里，一部分生物可能会灭绝。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该观点源于一份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由世界各地22位科学家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此报告还涉及其

他 10 多项关于污染、气候异常、滥砍滥伐、地质侵蚀、人口增长、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的研究，并在最后得出结论：人类即将面临一个倾覆点（tipping point），届时，生态系统的一连串退化将会深刻地改变地球生物和气候的平衡。这种变化将以一种非常粗暴突然的方式发生，以至现存物种根本无法适应……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仍震惊不已。等到家人都起床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看着孩子们睡眼惺忪地吃早餐。再看看其他人（我的妻子和她的表亲），他们正做着唤醒身体的习惯性机械动作。放在昨夜，这样的场景对我来说再平常不过，现在看来却荒谬至极。我不知道该怎样和他们分享我刚读到的内容，但我已无法缄默不言。等了差不多 1 个小时后，我用尽可能清晰的方式，开始向他们陈述。没有夸张的言辞，做到最大程度的细微和谨慎。但我同时也表露了这条新闻让我有多震惊。没有一个人做出我所预期的回应（我只跟在场的成年人说了）。对话不外乎就是：“我们很清楚，这肯定是一场灾难啊……但我们能做点什么呢？”一部分的我对这样的回答惊诧不已，另一部分的我则明白这完全在意料之中。因为，说到底，面对这样的新闻，你又能做些什么呢？

10 天过后，这份研究报告上了《解放报》的头版头条。洛尔·努阿拉，《解放报》“地球”组的头牌记者，在闹编辑荒的 8 月，成功拿下头版头条和 4 面内页。我又和妻子聊起了这个话题。这一次，她的回应比上次强烈。尽管如此，让我愕然的是，这

一信息并未引发任何人做出具体行动，包括我自己。我们一边高谈阔论一系列事件，声称它们会带来和世界大战一样严重（甚至严重得多）的后果，一边一成不变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2013年3月31日，我应邀参加记者史蒂凡·保利在法国国际电台的新闻节目。在播放前的准备时间，我向他谈及这份研究报告，并表达了我的沮丧，因为自《解放报》2012年8月9日刊发了相关文章后，就再也没有主流媒体认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直播时，他笃定地转述了我的意见，指斥了媒体的荒谬行径。可是，稍后，到了下午1点，这个严肃的、以左派著称的公共电台，这个无数优秀记者为之共同奋斗数年的广播频道，在它自己的核心节目中，却只报道了几则社会新闻和政治家之间的争吵。一切都无关痛痒。最终，这则本应在所有报纸、所有广播、所有国家电视台成为头条的新闻，被贬谪为法国最大日报的1篇博文、《替代经济学》杂志的1张附页和网上的2篇文章（据我所知，分别出现在《回声报》和《心理学杂志》的网站上），只有伟大的《解放报》是个例外，这得益于洛尔·努阿拉的坚持……怎么会这样？

在6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努力思考这样的矛盾。2006年年底，我被委以重任，创建一个受生态农业倡导者、作家皮埃尔·拉比启发的运动¹。我领导了这个运动，直到2013年8月卸任。其间，我们一直试图弄明白，是什么促使民众、企业家和政府人员做出回应……或者不做出回应。事实上，过去的几十年里，

不论是 1949 年以来的一些默默无闻的作者，如费尔菲尔德·奥斯本，还是 1961 年的蕾切尔·卡逊，抑或是 1972 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成立于 1988 年的 GIEC²、1992 年的里约峰会（以及之后的所有峰会）、纪录片、电视节目、非政府组织甚至一些政界权要，都纷纷发出了警示信号，但以上所有，都未能促成任何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政府继续杀鸡取卵，他们的选择，常常受制于财政方面的重压，以及对赢取选票的执念；大多数企业家不管愿不愿意，都得符合增长和资本主义那套逻辑；大部分民众继续推动消费型社会的运转，陷在日常生活和财务烦恼中无法自拔……与此同时，半数野生物种灭绝，全球温度继续攀升，垃圾泛滥成灾，10 亿人饥肠辘辘，同时却有 15 亿人过度肥胖。85 人积累起来的财富相当于另外 35 亿人的资产总和……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行动起来？

我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最终，两个原因浮出水面。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正遭遇着现实的虚拟化，且这种虚拟化日渐壮大。我们无法将自己的行为和其带来的后果联系起来，这些后果我们看不见，感受不到：过度消耗能源引起的气候异常；在世界另一端为我们组装手机、做衣服的奴工的苦痛；用于为我们创造财富的各种资源的耗尽；变成令我们大快朵颐的牛排、汉堡包和香肠的动物们，在机械化屠宰场流水线上所遭的罪；为了建造停车场、酒店、超市或者种植玉米、黄豆以喂养大型饲养场里的牛、鸡、猪等，而被我们从地球表面根除的数千种野

生物种……我一遍又一遍地试图向我的孩子们解释，为什么我不带他们去他们所有朋友都会去的快餐店。如今，人们去快餐店就跟去电影院或者面包店一样，司空见惯。而我一再叮嘱他们的话，正如早些年别人反复讲给我的话一样，只是一些抽象的词语和概念，唤不起任何的实际行动。被砍伐的森林，对我们来说，要么只是些数字，要么就是些画面，一旦有了新的乐子，我们就会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我很清楚自己做出了多少努力，多少次说服自己尊重自己的选择：不吃肉、不去超市、尽量少乘飞机……又有多少次动摇了。因为，在主流文化和习惯的重量面前，这些美好的意愿又能有多少价值呢？当我们生活模式中的一切，当现有世界的构建方式都带着我们飞速逆向行驶的时候，还怎么奢求看到这些理念大放光彩？然而，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吗？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缺少愿景。从2007年开始，我就在考量，我们是多么缺乏一种引人向往的生态观和可持续世界观啊。跟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大多数同仁一样，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去要求公众改变生活方式，却不为他们提出全面又有带动性的替代方法。我们这是在命令他们向虚空中迈脚。有勇气或有可能向着未知纵身一跃的人屈指可数。我们应当提供一个安全跳板，一块坚实的、让人安心的土地，以这块土地为根基，我们才能共筑未来，或者，至少尝试去共筑未来。在我们组织的讲座和活动里，挤满了只念叨这样一句话的人们：“我们能做什么呢？”

不过，只是主张一些彼此孤立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当这些行动看上去根本无法与问题的广度相提并论的时候。我们很难相信，“只淋浴，不泡澡”会对水资源的衰竭问题产生一丁点儿的积极影响，因为我们知道，70%的用水消耗于农业和畜牧业³。而“出门前记得关灯、避免驾车出行就能改善气候异常”这样的想法也显得荒谬，毕竟某些火力发电站所排放的温室效应气体量和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从油砂中提取原油造成的污染不言而喻。当然，这些经常被提上台面的不去行动的理由（因为世界之大，总会有更严重的污染源），也有违人文主义精神。但它们揭示了重要的一点：我们内心深处认为这些行动毫无用处。没人愿意做徒劳的努力。所以，也许我们需要把这些行动纳入一份指导性纲领中。我们应当绘制出一幅新房子、新社会的图纸，并提出切实的方案，让每个人都参与到打地基的活动中来。或许，我们首先需要创造意义、激情和故事，这些才是我们的智慧和心灵所喜闻乐见的。

2008年，我发现了一本引人入胜的书，深受触动：小说家兼散文家南茜·休斯敦的《故事与人类》。它的开头这样写道：

世间所有物种当中，只有人类知道，他们曾经出生，他们将会死去。

这两点认知赋予我们一样东西，一种即便与人类血缘最近的黑猩猩和倭猩猩也不具有的东西，那就是对于何为